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俞可平 / 主编

FUTURE

积极的未来

[美] 迈克尔·爱德华兹 Michael Edwards / 著

朱 宁 / 译

肖欢容 / 校译

FUTURE POSI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eople's desire to help each other and work together for common good is a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s, though so, of course, is competition for supremacy.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积极的未来

——21 世纪的国际合作

[美] 迈克尔·爱德华兹 Michael Edwards / 著

朱 宁 / 译

肖欢容 / 校译

FUTURE POSI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极的未来/(美)迈克尔·爱德华兹著;朱宁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4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俞可平主编)

ISBN 7-210-03319-X

I. 积… II. ①爱… ②朱… III. 对外援助—研究
IV. D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673 号

积极的未来

(美)迈克尔·爱德华兹 著

朱宁译 肖欢容校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300 千

ISBN 7-210-03319-X/D·545 定价:2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当代西方学界主流权威力作

公共管理硕士（MPA）必读名篇经典



本丛书收录 20 世纪末期以来当代西方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文章所涉及理论和观点，均代表西方主流观点，它们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值得有志于学术创新的学者和关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读者认真一读，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采取对应之策。

丛书主编 俞可平

出版者的话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有人认为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便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加速相互影响和某些方面趋同的过程。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个国强民富的大国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

眼前。但不可否认,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外,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为我所用。马克思说过,未来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成就基础之上的。这个“高度发达成就”,当然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有更博大的胸怀,跟上国外最先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了解国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新建树及新进展,通过不断引进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丰富开阔我们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发展层面上与世界对话。因此,我们这套《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便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我们将丛书定位于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是据于以下考虑的:首先所选书目均对当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次,它不属于某一专门学科,它具有跨学科性、综合性、开放性,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法律等诸多学科;再次,所选著作的作

者在西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西方公认的学术大师。最后,我们注重丛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注重对我国学术界有建设性影响。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学者毕竟是西方学者,他们的思想无一不打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将西方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的鲜明倾向,从而有将全球化定位为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趋势。这套译丛,无论是个案的研究剖析、专题讲座或专题研究,在现象的揭示和学术研究的字里行间,都有其意识形态的清晰印记,文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当代资本主义其形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其本质属性并未改变。全球化的经济将给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它将使世界更加的开放,更加一体化,也更加丰富多样。因此,在阅读本丛书时就特别需要我们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态度,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和融入更加丰富多样的全球化政治、文化和生活之中,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也才符合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总 序

这套译丛主要收录 20 世纪末西方学术界一些深有影响,代表西方学术发展的方向,同时又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足够关注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名著,除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知识创新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一本著作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假以时日,有足够的时间来验证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严格地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版的这些著作,从

时间上说还不具备称得上名著的资格。所以,本译丛所收录的这些名著,只能说是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且得到多国学者推崇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学术界的同仁推荐给我的,它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著作的作者和编者都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其次,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理论和观点,代表了西方主流的观点。这里的所谓主流,指的是这些理论和观点在西方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不论这些作者属于激进的左翼,还是保守的右翼。最后,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观点,都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译丛第一批推出的四本著作,大体上都具备了这些特征。例如,帕特南教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意大利的长期个案研究,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内在原因。此书在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影响极大。吉登斯教授的《失控的世界》,将作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告诉人们“全球化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罗西瑙教授主

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奠基之作，开辟了一条分析全球化时代政治生活的新途径。赖纳教授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深刻地反映了各主要国家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文化回应，是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变迁的基本参考书籍。

作为本译丛的主编，在第一批著作出版之际，容我首先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朱卫东先生。他们本着繁荣学术研究的宗旨，不惜重金购买版权，并以很快的速度出版发行这套译丛。还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劳动，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各自承担的翻译任务，功不可没。最后，欢迎国内外学界的同行，热忱推荐优秀的西方学术著作，俾使译丛能继续下去。

俞可平

2001年6月13日

译序：国际合作的理性主义思考

作者其人及《积极的未来》内容结构

题名为《积极的未来》的这本书，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关于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专著。说它独到，是因为该书的作者迈克尔·爱德华兹是福特基金会治理和公民社会部门在纽约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同时具有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作为研究者，他早年就读于英国的牛津和伦敦大学，在几所最具传统的大学受到熏陶，积淀了丰富学养，从此一直致力于国际发展和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作为实践者，在担任 Oxfam 和拯救儿童基金会的高级管理职位以后，他前往华盛顿成为世界银行高级专家，以后又来到福特基金会工作。在过去 20 年，他有着不同于普通知识分子的近乎传奇的生活和工作实践经历，足迹踏遍拉丁美洲、非洲南部和南亚等地。评论家认为“他的著作帮助塑造了公民社会严峻的全球责任，打破了研究者和活动家的界限”。

国际合作理论,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最重要的学术建树,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方兴未艾的社会建构主义或者是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尽管彼此见解可能相去甚远或针锋相对,但“国际合作”对所有流派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话题。国际合作理论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既有国际体系要素如无政府状态的宏观研究,又有个体层次,如国家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学习过程的微观探讨,围绕这一大课题,也出现了像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国际体系论等等诸多学派。而《积极的未来》一书正是这批众多文献中的佼佼者。

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作者迈克尔·爱德华兹在书中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合作,他系统地探索这个目标或许会是什么——一个合作的世界的看法——还有我们怎样能够在实践中有可能到达那个目标。作者认为:“我们应当非常清楚什么是一个联系不断增加的世界,很多问题的解决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除非我们进行合作,否则谁也不可能拥有未来。”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①,——全球气候变暖、新的疾病、国际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等等全球性问题变成了全球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个人、国家乃至全球,而问题的解决又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按照时间的顺序回顾和评价了自1945年以来的国际合作、对外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历史和记录。特别是探索了外部援助在促进和平和繁荣方面的角色和作用。作者认为,外国援助、技术、各种投资和贸易机会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和工业转型的过程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转变的早期。有利的国际背景还为其成功提供了所必需的市场和政治支持。^②援助是“国际合作”重要的手段之一。然而,腐蚀国际合作有效性的问题的核心,即几乎所有的外国援助和大多数形式的帮助,都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

来说服受助者符合外来者设定的各种条件。“50 年的对外干预,已经使我们没有好的准备去面对一个合作的未来。因此,我们处理全球问题的途径和我们已经创造出来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各种制度,需要整体性的变化。”

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框架,目的是改善国际体制的作用和效能,消除恐怖分子,找到暴力和分裂的根源。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减少人们以暴力的方式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别人身上的可能性;建立世界性的网络来遏制危险的人员、资金、武器、信息和恐怖主义的流动;在互惠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建立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作者呼吁:唯有通过一场新型的、支持国际合作的社会运动,才能实现这种变革。

鉴于作者具有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因此,我们有必要遵照 R. 阿什利(Richard Ashley)的“两次识读(double-reading)^③”来分析其中幽深大义:第一次识读先根据文本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语境中读出它要表达的自身意思;第二次识读则要读出文本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语境中,批评性地揭示出文本的多种解读意义。

国际合作: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辩难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虽然国际关系本身包含冲突与合作两个方面,但冲突大于合作,冲突是绝对的;即使有国际合作,那也仅仅是对冲突所作出的反应和协调,国际冲突论就反映了这一思想认识。现实主义学者约瑟夫·M. 格里科(Joseph M. Grieco)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孕育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即使各国享有共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合作的意愿也会受到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制约。^④尽管如此,国与国之间有时也会进行合

作。并且,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提高。随着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的结束,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大为提高。国际合作从过去拆除贸易壁垒或者裁减军备等双边问题,扩展到控制毒品或者保护全球环境等全球性问题。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提出,国际政治结构依照三条原则组成:排列原则、单元特性和能力分配。^⑤新现实主义对这些原则的阐述就构成了它的国际政治假设: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其必然的逻辑是国家信奉自助原则;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并由此演绎出自己的国际合作理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结构是原因,国家行为是其逻辑结果,因而国家间的合作也必然由国际结构所决定。无政府状态和利己动机会导致“集体行动的逻辑”^⑥和对相对收益的持续关注。即使国家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它们也不必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之。这是因为“国家担心对可能的收益进行的分配可能对他国更为有利,这是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合作形成的第一种方式。此外,一国也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这是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合作形成的第二种方式”^⑦。

新现实主义如格拉瑟提出,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而不是竞争性政策来实现他们的安全目标。这种合作,虽然是有限的,但至少能降低“安全困境”。新现实主义认为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而且它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则合作是可以实现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推动和维持了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由此,霸权合作论就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并断言,只有在霸权国存在并有意愿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够产生和维持。霸权稳定论是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用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之间权力的分配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以及合作。在这里,行为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即互动的过程中建立的国际机制几乎没有影响力,并且,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只是反映国际体系强加限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也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对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组织与无秩序,^⑧他虽继承了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假设,但其表述的内涵却与后者大相径庭,“尽管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却有着高度的秩序。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的行为有着一种无形的控制”^⑨。为证明这些假设有意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引进了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概念。这样,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就被简化为“国际机制和国家行为”,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即国际制度是产生、维持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由于国际机制大量存在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在“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是国际社会为建立秩序而进行的努力”^⑩。基欧汉由此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正是由于国际机制的存在,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按照克拉斯勒给出的被较为广泛接受的概念,所谓国际机制,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⑪,而国际合作是指“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在保障合作方的政策协调过程有序进行而不会导致冲突

或中断,国际机制(如互信机制和危机处理程序)必不可少。国际机制还因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等特性而产生和维持国际合作。“机制的原则和规则由于有助于各个议题的相互联系,从而使追求短视利益行为的吸引力更少”^⑩,促进合作议题和参与国家数量的扩大。

基欧汉强调,合作机制与霸权机制并不相悖,霸权机制依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合作”,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因为互利互惠的存在可导致非霸权机制的建立,这是一种“对称的合作”。但是,合作不同于和谐,实现和谐就无需合作。和谐呈现非政治性,而合作则有明显的政治性,因为合作反映了克服冲突的努力和成功。^⑪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则是以过程为中心的体系理论(Process Oriented Systemic Theory),强调国际体系不但包括结构也包括过程。与此同时,国际机制能够独立创造自己的原因变数(例如,国家之间权力的分配或国家利益),甚至能够更积极地改变原因变数。^⑫对国际体系的过程的关注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政治以及它同国际结构之间的联系。以过程为中心的体系理论(即新自由主义的合作理论)同结构决定的体系理论(即新现实主义的合作理论)相比,尽管国家行为者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约束,但在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制度的建立来克服其约束的这一点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体系理论能够很简明扼要地解释国际合作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但无法说明国际机制如何影响国家的特定政策选择。国家要实现合作的愿望很大部分取决于国内情况,所以如何结合国内因素很是重要。

第一次识读:制度合作与全球治理

《积极的未来》的国际合作是一种建立在制度的而非权力基础上的合作,并且认为霸权下的国际合作必然带来干预使弱国付

出代价。作者很显然使用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而非新现实主义的合作观念。

在作者看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能够促进国际合作。第一种方式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指的是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可能是美国强加的)全球政体以解决安全和发展问题。第二种方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流行,就是“全球治理”,建立各个国家集体承担责任的制度和法律,公民和企业通过民主协商和风险共担来防范全球性的威胁。^⑤

《积极的未来》一书支持第二种方式:通过颠倒事务的传统秩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关注国际合作来回答该问题:通向同一目的地的不同途径之间的竞争(即尊重实现社会和经济目标的不同方法),从总体上减少它们强加在单个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之上的种种代价的合作(即保护那些已经获得一致同意的各种普世性权利和标准)以及就决定什么样的代价是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有原则的对话。

什么是合作呢?作者下了一个十分易懂的定义:

合作意味着互让互惠(不是绝对的平等),有来有往,自愿接受限制,尊重双方的利益。合作意味着为他国自身的发展创造机会,而不是直接地指手画脚。它是对外援助更高级的形式,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是支持他人的最好方式。从“干涉”转变为“合作”是有效地对外援助的关键所在。^⑥

这个定义简洁地道出了合作的内涵和目的。合作是在各国发展需求下应运而生的,而发展本身就是目的。因此,作者定义的合作不同于过去所说的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协调行动来建立一个没有冲突与贫穷的世界。于是围绕着建立货币体系、国际援助与贸易、争端调节和人道主义干预等方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马